

鮎埼亭集外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

郭全祖望 紹衣

碑銘一

明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諡忠襄孫公  
神道碑銘

有明三百年天下稱世家者莫如姚江孫氏其官則閭  
學而下六部三法司七寺翰詹坊局科道以及五府等  
官無不備也而其人則忠孝政事風節文章亦無不備  
蓋自忠烈公遞傳至忠襄公而明與之俱亡忠襄公諱  
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應時之後燭湖宋乾淳閒碩儒

也忠烈公燧之五世孫尚寶司卿墀之玄孫上林苑丞  
錄之曾孫大學士文恭公如游之孫工部郎中樽之子  
公少嗜讀書先世自月峯尚書喜儲藏四部甲於姚江  
至是盡歸於公按其首尾而讀之不以膏粱廢攻苦及  
冠應以門資得官公不欲也成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  
工部主事時嘉興徐忠襄公石麒爲應天府丞公從之  
分別當路君子小人流品及廟堂諸文獻調爲北京兵  
部主事戊寅 大兵薄都城傅城閉壘莫能測其進止  
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至卽南下耳曷乘其未集而  
急攻之楊嗣昌曰彼已傾國而入安有繼耶又三日

大兵果挾西戎六萬由青山口入卽日拔營而南於是  
以公知兵不次進職方郎中是役也總督盧公象昇與  
奄人高起潛分辨東西二路督臣主戰奄人主和公論  
是督臣嗣昌是奄人故督臣死戰不予恩卹而奄人敘  
功求世蔭公憤甚疏格之奄人大恨適上幸觀德殿閱  
軍器起潛能辨其良楮稱旨乘閒讒公下獄時漳浦黃  
忠烈公亦得罪上以嗣昌故欲殺之先拜杖而後入獄  
其家人以橐餗至俱遭阻遏公徹已服用奉之甚謹稍  
閒從而受易世所稱漳浦三易洞璣之學莫有知者公  
兀兀聽之會諸生涂仲吉上書救忠烈上益震怒移忠

烈於厥獄其獄中相與往來者盡掠泊之公與黃文煥  
陳天定文震亨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皆被責詰  
或謂當異詞以求免公曰吾得爲夏侯勝之黃霸足矣  
何必諱乎聞者以爲名言宜興再相請清獄尚書徐忠  
襄公遂出公歸而買地築室將隱矣乙酉赧王起爲九  
江道僉事未上而南京亡先是公之同里吏科都給事  
中熊公汝霖聞大兵將至杭奔告潞王欲發羅木營  
兵拒之潞王已議迎降不聽熊公歸見劉忠正公宗周  
而泣劉公歎曰吾已絕粒待死諸公倘有能爲田氏卽  
墨之守者天下事未可知也顧悠悠之輩其誰足語者

君其勉之熊公歸而商於公然計無所出姚之知縣王  
曰兪已棄官去其司教王元如迎降遂署知縣發役夫  
治馳道以其不勉扶之役夫譁反毆元如衆遂攘攘不  
可止公方遣家人偵衢巷聞之遽率健兒鳴金鼓突  
入縣署擒元如斬以徇公以宰相家兒舉事百姓從之  
者如雲乃急邀熊公出治軍分爲兩營公主左熊公主  
右時閏六月初九日也浙東列郡人情正在恒擾閒所  
至竊竊偶語特觀望莫敢先發而公以中流之一壺激  
而行之遂皆響應公遣急足西告會稽東告鄞次日會  
稽章公正宸以鄭公遵謙等應之又次日鄞錢公肅樂

應之又次日慈谿沈公宸荃應之又次日紹之屬縣皆應之天台以東無不應者乃迎監國魯王於天台諸軍會於江上張公國維指公言曰此真五世相韓之子弟也王加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師瓜里時諸軍分汛瓜里者公與熊公章公錢公沈公太僕前分守寧紹台道于公江上人呼爲六家軍而公營於瓜里之龍王堂前公至江上薦故吏科林公時對請爲監軍薦前進士王公正中以御史知餘姚縣事又請許其募鄉兵以助防守薦諸生屠獻宸以職方參軍務薦章欽臣爲大將使治火器江上人呼爲火攻營同里黃公宗義以義兵

數百人從公薦之爲御史公於烈廟時雖以知兵起然將略實非所長江上所仗庇者惟方國安王之仁顧悍甚於是有分餉分地之議公等無所得軍賦之仁之軍視國安稍弱其子鳴謙畱守定海思所以張之乃招張國柱軍以爲助國柱遂劫鳴謙入內地大掠餘姚越中震恐朝議欲封爲伯以安之公與宗羲等議以國柱凶暴旣不能討誠不可無官爵以羈縻之但列之五等則有功者其何以加之請署爲將軍時皆服公之守正國柱雖去遂據定海爲巢窟鳴謙反爲所制之仁從此懷內顧之憂無心復戰前此江上物論謂之仁稍愈於國



安至是大壞於鳴謙之手公惓惓日甚已而王加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督師如故公又言故御史姜埰及其弟垓之賢近聞其避地天台乞主上特勅召之埰知事不可爲以疾辭不至垓亦從公幕而不受官會聞黃忠烈公自閩出兵不克而死公慟哭曰先生竟先我去乎阮大鍼嗾方國安疏糾東林餘孽公與林公時對沈公履祥等竝豫焉公遂乞休不許公之令欽臣治火器也製作甚精旣力陳西渡之策方王不與同心至是師日老餉日竭宗義言於公曰願得以此軍獨出必得當以報公公喜命欽臣汰其不中步伐者熊公亦簡軍中

精銳合之得三千人以正中副之於是公定議由海道  
西渡取海寧海鹽一帶而揚聲由盛嶺出軍請給監軍  
等官勅印錢公肅樂聞之曰孫公殆有成算必非由此  
間攻其有備者也五月王加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督師如故公以老營駐龍王堂前而宗義等潛師出  
潭山會太僕陳公潛夫軍議取沿海諸縣尚寶司卿朱  
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等皆來聽  
命浙西震動公蒿目望之俟捷音至欲令鄭公遵謙等  
夾攻杭城而國安七條沙之軍已潰列戍四竄公急還  
會稽則王已登舟而去乃亦航海入翁洲以觀變時公

已疽發於背至翁洲疾篤問從者曰此何地也從者曰  
道隆觀也公歎曰吾聞建炎時宋高宗至此金人以刃  
斫柱血流如雨金人驚仆而宋提領張公裕以大舶擊  
之今五百年矣因唏噓泣下二十四日賦絕命詞錢公  
已先在翁來視疾和公詩相向哭公謂子延齡曰倘聞  
王所在宜急從之語畢而卒生於萬歷甲辰九月十四  
日得年四十三歲配陳氏封夫人延齡藁葬公於蘆花  
輿錢公具疏爲公請卹於閩而閩又破明年王復出師  
長垣延齡從之以遺言奏贈公太保賜祭九壇諡忠襄  
以延齡爲右僉都御史奪情巡撫閩南錢公草制曰爾

父唱黃鐘之孤管以存一綫有大功於國爾尚克繼之  
爾年少中丞哉王次健跳延齡進兵部侍郎中途遇  
大兵家屬俱被執延齡獨奉其太夫人及妹免王次翁  
洲延齡進戶部尚書初公少應童子試其師夢公簪花  
以第一人出丁丑計偕縣令梁佳植夢亦如之公亦頻  
夢與古之大魁者遊私自喜孫氏於科名無不備所少  
者此耳或以已承其乏其後不驗迨公之葬適在明初  
狀元張信墓南以爲異事予謂周官六夢良多徵應然  
如此夢則鬼神之陋者以公之所鑒立如此區區科第  
曾何足道而況於冢木之隣比足以重公乎必欲比擬

其必求之文丞相陳參政之科第而後可餘子非其匹也翁洲旣成域外公家亦梗康熙乙丑始復爲內地延齡子訥渡海求公墓不可得方慟哭忽有一老人扶杖至問所以則曰吾故公蒼頭也吾識之導以往松歸姚江改葬於燭湖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公所著有五世傳贊存直錄其詩文不盡傳嗚呼世之論是舉者皆謂畫江之始不當以軍旅大枋拱手而予之方王以是爲孫熊諸公咎予謂公等固未必知兵然以當時之匆勿亦不能不資一二宿將以爲衛不料其狻獬至此也方國安縱恣無狀蓋已有年至是突然以客軍來本難

位置若王之仁則浙東故鎮一切營兵衛軍皆其舊轄  
公等欲不予之得乎且以顏太師之忠輸一著於賀蘭  
進明而卒墮其業鄭畋之忠困於李昌言而不展王庶  
之忠亦不足以制曲端事勢有無可如何者忠臣義士  
求諒於天而已而況天心旣去雖以諸葛孔明姜伯約  
之才之力不能有濟而何論其餘者至於江上諸公事  
蹟其脫略莫甚於公子見錢公肅樂集中有爲公辨誣  
疏雖存其目而失其文不知時人所訶者何事錢公所  
辨何語諸家作公傳志皆寥寥少攷索予以乾隆丁巳  
拜公墓下孫氏後人爭來問公遺事因請予爲挺道之

文以補諸家之闕見聞荒落不足以稱孝慈惓惓之意  
良自媿已其銘曰

聖朝受命百國來同稽山甲楯詎足成功奮臂一呼浙  
東雲連雖然燭火殘喘所延以酬高廟以報烈皇以見  
忠烈世臣有光蘆花寒月夜色漫漫公尸雖返公魂未  
還

明戶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戶部尚書  
崇明沈公神道碑銘

崇明沈編修文鎬予同年友也以予曾觀舊柱下之史  
屬纂其先司農公神道之文惟公精忠大節足與日月

爭光而於吾鄉尤有遺愛所不敢辭況編修爲公羣從  
孫技能以表章先烈是念尤可尚也按公諱廷揚字季  
明一字五梅自少喜爲有用之學不屑屑章句由蘇州  
府崇明縣學諸生入太學崇禎九年丙子河道累決漕  
運艱阻不以時至思陵患之公應詔上書言海運可復  
思宗召見公言元時百年俱海運從太倉劉家河放洋  
計半月可抵天津雖風波之險不無損失先臣邱濬攷  
元史歷年運到米數除所損失費尚省於內運臣生長  
海上訪問水手頗知其道但不若從淮上截漕竟出淮  
河口入海放洋尤便臣以爲可行因上海運書五卷思



宗下戶部覆奏戶部諸臣無知水道者奏言元時故嘗海運每歲風波飄蕩累有沈溺則人米俱失國初軫念民命故開濬會通河故道改從內運今一旦欲復海運則必另造船隻招募水手費用旣多未易猝辦一旦風濤不測傷人失米誰任其咎思宗不以爲然凡三覆議而戶部終莫敢任之者於是戶部言臣等書生未諳海道不敢妄議廷揚以爲可行莫若竟委之督運令其自僱舟楫招募役夫令漕撫量撥漕糧試行之果然有效則海運可復也思宗以爲然於是以公試戶部主事一切船隻水手皆自行辦理詔漕撫以漕米二萬石予之

公奉命出相視山東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爲廟灣公以廟灣六船由淮河口出七晝夜抵天津馳疏以聞而遣其家人致箋於戶部戶部諸臣驚曰前日已奏汝主人就道柰何尚在家人笑曰運船抵津矣思陵大喜而戶部諸臣尚疑之以爲海道艱難安有七日卽至之理廷揚饒於財恐自東省買米以充數耳不數日而漕撫所奏公撥米開洋日期暨津撫所奏公登岸日期皆與公所奏合思宗出以示羣臣曰朕固知其無僞也於是定議每歲春秋二運增米至二十萬石春運以三月歸以四月秋運以九月歸以十月隆冬盛夏則避風濤不出

船隻水手之費仍委公任之而以運到之日給其費如  
內漕之半公歷官主事員外郎郎中督運凡七年癸未  
加內府光祿寺少卿仍督運駐劄登州初 大兵之下  
松山也繞出洪承疇軍後圍之急十三鎮援兵俱不得  
前城中餉絕道已斷思陵召公議之公請行自天津口  
出經山海關左達鴨綠江半月抵松山軍中皆呼萬歲  
公還松山竟以援絕而破時論以爲初被圍時若分十  
三鎮之半從公循海而東前後夾援或有濟而惜乎莫  
有見及之者甲申正月流賊事急京師糧儲告匱公言  
於戶部尚書倪公元璐曰事急矣請以大部檄借漕糧

二十萬石從海運不可復拘常期僥天之幸得達京師  
或可以濟倪公然之公以戶部檄馳至淮漕撫路公振  
飛然之顧漕運甫發而三月十九日之報至路公馳使  
追還赧王稱制詔公以原官督餉饋江北諸軍公疏言  
臣歷年海運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係臣自造中可容  
兵二百人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鬪堪充水  
師但曩時止及於運米故每舟不過三十人今海運已  
停如招集水師加以簡練沿江上下習戰臣願統之則  
二萬人之衆足成一軍亦長江之衛也疏上不報時廷  
臣或請由海道出師北伐公聞歎曰誠使是策得用吾

願爲前軍以啟路皆不行但遣公運米十萬以餉吳三桂而劉澤清在淮上欲得公舟公曰須俟朝命乃可澤清縱兵奪之時漕撫田仰亦時相之私人也軍務一切不問淮上瓦解公以部下歸崇明嗚呼唐德宗之自奉天歸也不有韓晉公幾於再致大變是雖李渾諸元老所無能爲也以公之才亦幾幾乎晉公之流輩而天亦厭明不佑其成宋南渡之不振甚矣然海陵大舉尚有膠西李寶之師以撓之使乙酉之議得行南牧之兵寧無返顧而明亦自絕於天羣策總屈而不施 大兵下江南公航海入浙監國加以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浙直欲令公由海道以窺三吳時田仰爲相忌公公乃之翁洲欲以翁洲將黃斌卿之兵入吳閩中亦授公總督時諸軍無餉競以剽掠爲事至於係累男婦索錢取贖肆行淫縱浙東之張國柱陳梧爲尤甚公謂斌卿曰師以恢復爲名今所爲如此是賊也將軍其戒之斌卿曰公言是也惟軍中乏食不得不取之民閒今將何以足食公乃爲定履畝勸輸之法而軍士不敢復鈔掠斌卿故無大畧其後卒以不迎奉監國被誅而翁洲之人頗念之以其軍稍有紀律民無所擾則皆公一言之力也丁亥松江提督吳勝兆送款於翁洲斌卿猶豫不欲

應之公曰事機之來閒不容髮柰何坐而失之定西侯  
張名振慨然請行邀公爲導公曰兵至必以崇明爲駐  
劄地禁打糧然後可名振許之至崇明而食盡名振重  
違前約乃趨壽生洲打糧泊舟鹿苑五更颶風大作舟  
自相擊軍士溺死者過半 大兵逆之岸上大呼薙髮  
者不死名振與張都御史煌言馮都御史京第皆雜降  
卒中逸去公歎曰風波如此其天意耶我當以一死報  
國然無名而死則不可乃謂 大兵曰我都御史也汝  
輩可解我之南京 大兵以舟護之至江寧四月十四  
日事也經略洪承疇以松山之役與公有舊然不敢見

使人說公曰公但雍髮當有大用公曰誰使汝來者曰  
洪經略也公曰經畧以松山之難死先帝賜祭十三壇  
建祠都下安得尚有其人此唐子也承疇知公不可屈  
乃行刑部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官蔡德遊擊  
蔡耀戴啟施榮劉金城翁彪朱斌林樹守備畢從義陳  
邦定及公從子甲皆死之而公之親兵六百人斬於婁  
門無一降者時以比田橫之士焉公之死問至翁洲哭  
聲如雷立祠祀之生於萬歷某年某月某日曾祖某祖  
某父某娶某氏子某葬於某鄉之原予讀諸家所作公  
傳其事多不核如公之應詔請復海運在丙子其後督



運七年而茗人溫氏作公傳以爲倪公元璐在戶部時  
則是辛巳以後事其誤一也公於甲申春至淮欲運米  
入京漕撫爲路公振飛而鄞人董氏作公傳以爲田仰  
不知田之持節在赧主時其誤二也松江之役在丁亥  
而淞人楊氏移之至庚寅辛卯之間則其時江南已大  
定矣其誤三也溫氏又謂公上書時已官舍人不知其  
爲諸生也生平百年之後以言舊事所見異詞所聞異  
詞所傳聞又異詞不及今攷正之將何所待哉編修曰  
善請更爲之銘其詞曰

鳴綠之運不救松山之危直沽之運不救太倉之飢盲

風狂崇吳淞失期到頭一死降臣忸怩吁嗟乎天實爲之謂之何其翁洲之枝北向崇沙之鵲南飛

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

碑

嗚呼是爲殘明浙東督師大蘭洞主王公之墓予攷古今歷代官制未有所謂洞主者有之自蕭梁之末所稱新吳洞主余孝頃輩是也其時值侯景之亂諸遺臣起兵者倚山立寨居民因以洞主呼之史臣亦因而書之要之非朝廷之稱也明之亡也浙東山寨大起於是復有洞主之稱其後或降或竄不能盡詳惟諸死節者姓

氏彪炳人閒而王公之死爲尤烈公諱翊字完勲別號篤菴浙之寧波府慈溪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至公始遷姚江公五歲而孤少不喜理家事其弟翊且耕且讀以助之補諸生好言兵見天下方多難思以功名自見未幾國變繼至畫江之役王公正中以御史仍知餘姚縣事集姚之鄉兵從孫熊二公於江上上疏薦公爲職方盡以軍事付之已而正中與同官黃公宗義連營將由龕山西渡而江上破黃公引其殘卒入四明思結寨自守以觀變居民雜擊之寨不得立時公方走海濱招兵謀與黃公合 大兵購之急囚公之弟翊以招公

公不顧乃殺之公亦不顧軍旣集聞黃公軍破馳入山中語父老曰前此以諸將橫擾居民遂至激變今吾軍來足爲是山之衛而無所擾父老念故國其許我乎居民許之遂結寨於大蘭大蘭者四明山之西北境也唐時裘甫作亂嘗以之爲巢穴其地瘁不可登宋時皆置砦設兵以防守至是而公據之其與之同事者慈溪王公江也威鹵侯黃斌卿守翁洲寧之義士董志寧華夏等謀引其兵會山寨之軍以起事來告公使會李公長祥軍共定浙東公許之刻期相應而爲人所首事遂潰寧城戒嚴志寧脫走夏死斌卿舟師泊城下不得要領

而去 大兵急搗大蘭公攝軍避之丁亥十二月事也  
戊子正月公以軍還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時浙  
東山寨相繼起故御史李公長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  
林張公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公欽臣軍會稽  
之南鎮其餘則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  
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浙西之湖州相囊甫  
等亦應之至於小寨支軍以百數然諸營招集無賴之  
徒不能不從事於鈔掠惟李公張公與公三寨不擾民  
而李張二軍單弱不如公所部之雄於是 大兵欲平  
山寨以公爲的提督合寧紹台三府之軍由四明之清

賢嶺而入公合諸寨軍屯於丁山以待之久而弛大  
兵猝至公敗喪其卒四百人是役也有孫說者不知何  
許人來救公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大兵不能久駐山  
中公得復振與馮公京第合軍守杜舉以巖險爲關軍  
容整肅提督乃調浙西之兵下教亦選四明山民之團  
練者以爲前導破公於杜舉關口長驅直入公亦獲其  
別部邵不倫而以四百人走天台乞天台洞主俞國望  
之兵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閒道入杜舉擊  
破團練大兵失團練遂亦出山公復振已丑春又破  
上虞浙東震動公軍旣盛設爲五營五司五營以主軍

公統之五司以主餉王公江任之視山中田可耕者且耕且屯而其餘則履畝而稅無橫征富室則量爲勸輸下戶安堵如故異時雖有巡方之訪緝徒爲故事公直按有罪者而決之無枉者於是四明四面二百八十峯之民其租賦不之官而之公其訟獄不之官而之公其耳目消息皆不之官而之公浙東列城晝閉胥吏不復下鄉汎兵遠伏以相眺望而不復近山浙東長吏甚且有私通書於公以相講解者公以沿海方有事欲以是軍觀變而應之時閩中正徵師於浙以公之故浙師不敢盡出是夏公自上虞出徇奉化 大兵方攻公塘洞

主吳奎明破之奎明奔至河泊所追將及之猝遇公兵而戰大兵失利六月監國至健跳公發使奔問官守并致貢王遣使拜公河南道御史時黃公宗義以副都御史從行上言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不肯居三品以下主上嘉其慕義亦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多今品級懸絕非所以獎翊且無以臨諸營也大學士劉公沂春尚書吳公鍾繼皆以爲然而定西侯張名振方當國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由名振以達獨公不然名振不樂曰侯王道長來吾當爲主上言之是秋公朝於王晉右僉都御



史公曰吾豈受定西指麾哉當是時王以翁洲爲行在石浦健跳爲畿輔彈丸黑子之區金湯盡焉而大兵所以不遽下者以山寨欲乘其後所以畏山寨者不在諸營而在公或謂大兵諸帥曰此皆喪職之徒所嘯聚耳苟招之以高官可解散也會稽嚴我公知之請於大帥願充使大帥爲之請於

朝遂以都御史充招撫令徧歷浙東西諸山寨以抵翁洲公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言於公曰田橫烹酈生是耶非耶公曰當是時而烹之亦始以洩其憤耳中道曰田橫不烹酈生於說降之時而款之其志屈矣固願降矣

齊之士心已搖豈可復鼓其後始烹之不已晚乎公曰  
君言正合吾意於是發使請我公入山欲烹之我公不  
敢直入先以使來中道遂醢之分於諸營我公夜遁自  
大兵南向一紙所至多俯首聽命者惟閣部朱公大  
典嘗烹招撫於金華至是而挫於公庚寅三月公朝於  
王所再晉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  
時 大兵定計下翁洲以爲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  
大舉將軍金礪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軍  
帳瀟漫三十里游騎四出仍用團練兵爲導諸寨多逆  
請降或四竄公累戰不能抗以親兵入翁洲公固與定

西不相能不樂居翁洲辛卯秋聞 大兵三道下翁洲

公曰事急矣請復入山集散亡以爲援七月遂還山中  
諸將死殆盡旁皇故寨山中父老勸令招兵榆林曰溪  
之閒乃出奉化二十四日有大星墜於故寨野雞皆鳴  
父老憂之是日也公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爲團練  
兵所執同行者公之參軍蔣士銓也公神色自如賦詩  
不輟二十五日入奉化二十八日抵寧八月初一日赴  
定海以 大兵將下翁洲羣帥皆赴定海也海道王爾  
祿延之入見請觀絕命詞公援筆書之書畢以筆摘其  
面而出每日從容束幘掠鬢修容謂兵士曰使汝曹得

見漢官威儀也十二日總督陳錦訊之公坐地上曰無  
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  
強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脅公不稍動如貫植  
木洞胸者三尚不仆判額截耳終不仆乃斧其首而下  
之始仆而從公者二人其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日明  
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使跪則跪而向公并死公旁  
大兵見之有泣下者公生於天啟丙辰二月初六日  
得年三十有六一女許嫁黃公宗羲子百家時年十三  
以例沒入勲貴家遂爲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所養參領  
憐其忠臣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及參領

欲爲擇配女出不意自刎參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於是公首梟示寧城西關門鄭之故觀察陸公宇燂故都督江公漢以奇計竊得藏之陸氏書櫃中襲之以錦其家人亦弗之知也康熙癸卯觀察以海上事牽連赴逮其家被籍有司見書櫃中故紙斷爛陳因棄之而去旣去觀察之女屏當書櫃得一錦函發之則人頭也觀察之弟宇燦哭曰此侍郎之首也而得不爲有司所錄其天也夫時去公死之時蓋十二年乃東蒲爲身而葬之城北馬公橋下蔣士銓者字右良嘉善人也諸生在公軍中三年山寨之破他人多散去獨士銓以死從入

月初五日先公受刑賦絕命詞公在獄爲文祭之嗚呼  
予嘗遊大蘭一帶良屬巖關然在浙東天盡之處卽令  
大兵不以一矢相加遺豈能有所成故以四明爲桃  
源庶乎其可欲以四明爲斟鄩斟灌此無惑世人之笑  
其愚也然當時殘明正朔猶延海上而諸寨爲之內主  
資糧扉屢遙相援接則以四明爲安平之卽墨雖有所  
不能而以四明梗平海之師不爲無助故黃公宗義以  
爲忠臣義士之志竭海水不足較其淺深者此也百年  
以來遺事凋殘公魂耿耿諒猶在丹山赤水之間而荒  
城埋骨之區莫有知者是後死者之責也爰因觀察之

子經異之請爲之立石墓上而繫以銘其詞曰

成則東漢下江之元臣兮敗則爲後梁郢州之枯髑頤  
石嗚呼以當野哭

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

予家先族母張孺人爲蒼水尚書女先族父以是避地  
居黃巖康熙庚子先族母以展墓歸予時年十六從之  
問舊事族母曰吾父與定西侯同事久每言其志節之  
可哀而謗口之多屈且曰定西墓在蘆花畧汝他日可  
爲之謀片石焉予曰諾蹉跎二十餘年未之踐也乾隆  
戊午始克爲之參稽諸野史之異同以成定論使異日

攷翁洲遺事者得有所折衷焉定西諱名振字侯服南直隸應天府江寧縣人也少伉爽有大略壯遊京師東廠太監曹化淳延之爲上客時奄人中惟化淳以王安門下故與東林親公亦遂得與復社諸公通聲息熊公開元之廷杖也公陰屬杖者得不死而公實未嘗識面也崇禎癸未授台州石浦遊擊乙酉南都破安撫使至浙東公獨不受命已而監國起事加公富平將軍時肅鹵伯黃斌卿以閩中之命守翁洲翁洲與石浦相犄角斌卿因與公爲姻薦之閩中時閩浙方爭而二軍兼受閩浙之命議由海道窺崇明擾三吳以爲錢唐之援未



行錢唐師潰方國安欲以監國降監國脫走至石浦之  
南田公棄石浦扈王欲保翁洲會叛將張國柱以軍攻  
翁洲斌卿求救於公公破之因勸斌卿納王而斌卿不  
從公計無所出適永勝伯鄭彩至以其軍其扈王入閩  
王晉封公定西伯公見閩中諸將林立請歸浙中招故  
部以壯其軍及還而石浦已入

本朝乃之翁洲依斌卿斌卿見公之以孤軍依之也稍  
侮之丁亥松江帥吳勝兆來歸請一軍爲援願以所部  
合力向南都斌卿猶豫不欲應公方有自遠於翁洲之  
志因請以其軍赴約而故都御史沈公廷揚等爭勸之

公遂整軍抵崇明遇颶風盡喪其軍沈公死之公得逸復入翁洲而其弟及甥皆死斌卿以公之無軍也益侮

之公乃招故部營於南田而黃張之隙始大構

此據黃文宗義

董文守諭高文宇泰所紀皆然則黃曲張直顯然矣黃之罪莫大於拒監國而舟山志以爲黃欲應吳張竊其旗先往則初公之救斌卿也部將阮進最有功斌卿不

誣甚矣

德公而說進使叛公及公北發進以不習三吳水道不

從南入閩招軍頗盛王旣晉封公定西侯亦封進蕩吳伯至是公由南田復健跳以書招進進復與公合時閩中地盡失諸將以王復入浙公與進迎王次於健跳斌卿不至大兵圍健跳進使人告糴於斌卿又不得於

是公與諸將議海上諸島惟翁洲稍大而斌卿負固不若共討而誅之則王可駐軍乃傳檄討斌卿斌卿見諸軍大集度不能抗乃上表待罪請迎王以自贖公許之而進卒擊殺斌卿沈之於海斌卿頗能以小惠結士心故其死也多惜之者甚且訴其死之屈以爲公奪其地而誘殺之然斌卿一拒監國於丙戌微公棄地扈從則監國聞中之二年不可得延再拒於己丑微公合軍誅討則翁洲之二年不可得延此事跡之顯然者而乃據愚民之口以混黑白其亦昧矣監國旣居翁洲晉公太師當國庚寅公殺平西伯王朝先朝先本斌卿將公與

進招之預平翁洲之功公頗忌之遂襲殺焉朝先驍勇翁洲人仗之及死部將遂多降於

本朝請爲鄉導以攻翁洲予嘗謂公之殺斌卿爲有功而其以非罪殺朝先則有過此則不能以相掩者也辛卯秋大兵下翁洲公以蛟關天險海上諸軍熟於風信足以相拒必不能猝渡乃畱阮進守橫水洋以弟左都督名揚副安洋將軍劉世勳守城而自以兵奉王擣吳淞以牽制之或謂公曰物議謂公借此避敵矣公曰吾老母妻子諸弟皆在城吾豈有他心哉軍遂發而進以反風失勢戰死世勳名揚力守急呼公還救未至城

陷公之太夫人范氏夫人馬氏名揚偕其弟及妾闔門  
舉火自焚死參謀軍事順天顧明楫亦豫焉公聞信慟  
哭曰臣誤國誤家死不足贖欲投於海王與諸將救之  
而止乃復扈王次於鷺門癸巳公以軍入長江直抵金  
焦遙望石頭城拜祭孝陵題詩慟哭甲午復以軍入長  
江掠瓜儀深入侵江寧之觀音門時以上游有蠟書請  
爲內應故公再舉而所約卒不至乃還復屯軍南田是  
年公卒遺言令以所部歸張公蒼水悉以後事付之論  
者以爲陶謙之在豫州不是過也蒼水爲葬之蘆花壘  
初翁洲之破也沈公宸荃在公軍咎公恃險輕出以致

敗不數月沈公泊舟南日山失維不知所之或以爲公  
本奉王以逃而覆沈公以弭謗然公一門俱在危城而  
但奉王以逃固無是理至沈公之死亦何以定其爲公  
要之公之累蹶累起以死奉王其精忠不可誣而恃險  
輕出則亦天意爲之不可以成敗逐雷同之口至於當  
國之後多病其專諒爲事之所有然以公有丙戌己丑  
兩度之大功吳淞翁洲闔門之大節卒之再入大江以  
求申其志則其專命擅殺與夫恃險輕出之罪吾固不  
必爲之諱而以爲賢於黃斌卿萬萬矣今之作翁洲志  
乘者曲筆於斌卿而深文於公混祀斌卿於辛卯死事

諸公之首而公兄弟反不豫何其謬戾一至於此耶予故序公之事鑱之墓上固非但畢吾族母之志也更爲之哀詞曰

翁洲石浦彷彿於殘宋之厓山公魂不死長畱此閒功過不掩曲筆宜刪蘆花寒月如聞哀淚之潛潛

張太傅守墓僧無凡塔志銘

無凡姓汝氏名應元字善長明南直隸華亭人故太傅張公麾下總兵官都督同知也少讀書通文筆頗大魁碩有勇幹善料事以家貧事同里張公肯堂時年尚未二十張公一見異之曰此非隸役中人張公撫軍福建

無凡在幕府最荷委任往來海上指麾諸將以捕盜積  
功至都司僉書然尚侍軍未上也乙酉四月以張公孫  
茂滋同歸松江而南中亡夏考功允彝倡義時吳淞總  
兵吳志葵故出夏門下以麾下應之薦紳則沈尚書猶  
龍陳給事子龍李舍人待問皆松之望也無凡遽以便  
宜盡發張氏家丁出家財爲支軍一隊與志葵合或賊  
之曰此大事何匆匆無凡笑曰我公志也於是夏陳諸  
公相納以袍笏列拜無凡於營前且曰斯四十年領袖  
東林之錢尚書所不肯爲而無凡名大震志葵師敗無  
凡護茂滋浮海入閩隆武知之大喜卽授御旗牌總兵



官都督同知福州軍政司之鄭氏張公雖太宰不得有  
所展布隆武議親征以張公任水師率麾下從禡牙將  
發鄭氏以其私人郭必昌代之已而鄭氏降隆武出走  
張公浮海至舟山依黃斌卿適監國魯王方失浙東叩  
關求援斌卿不納張公力爭不聽無凡曰斌卿意叵測  
應元請使死士刺之奪其軍以迎監國張公曰危道也  
汝姑止張名振之應松江也都督亦踴躍欲赴張公曰  
事未可知吾今不可一日離汝蓋自張公散軍入海飄  
泊蠣灘鰲背之間瀕於危者不一皆無凡扈持之嘗撫  
茂滋謂之曰我大臣宜死國下官一綫之寄其在君乎

幸無忘無凡曰謹受命忽一日大風雨呼之則已空閣  
不知所往張公大驚如失手足次日有補陀僧入城曰  
昨有一偉男子來腰閒佩劍猶帶血痕忽膜拜不可止  
亟求薙度麾之不去不知何許人也張公家人聞之亟  
歸告公曰此必吾家應元也已而以書謝公曰公完髮  
所以報國應元削髮所以報公息壤之約弗敢忘也自  
是遂爲僧於補陀之茶山所謂寶稱菴者釋名行誠而  
字無凡辛卯舟山破張公以二十七人死之獨命茂滋  
出亡無凡遽入舟山則已失茂滋所在乃詣轅門求葬  
故主諸帥欲斬之有一帥故佞佛憐其僧也好語解之

曰汝亦義士然此骨非汝所得葬也不畏死耶無凡曰  
願葬故主而死雖死不恨其帥乃曰吾今許汝葬葬畢  
來此曰諾乃歸殮張公并諸骨爲一大冢瘞之徑詣轅  
門諸帥皆驚異乃命安置太白山中無凡旣不得自由  
密遣人四出訶茂滋聞其羈鄆獄中乃令同院僧之出  
入帥府者爲前許葬之帥言無凡精曉禪理可語也其  
帥大喜遽延與語相得甚歡則乘閒爲言茂滋忠臣裔  
可矜且孺子無足慮請往視焉許之無凡乃請之當事  
求出茂滋不得以合山行衆請之又不得請以身代又  
不得會鄆之義士陸宇燦等以合門四十餘口保之而

閩中劉貢士鳳翥亦爲言之茂滋乃得出無凡又爲力請竟得放歸華亭數年茂滋病卒無凡遂終身守張公之墓老死於補陀中其銘曰

都督晚年頗遭誣屈謂其居山尚交張杰懸輿之役實所決裂嗚呼稗官一何失實不負鯢淵忍負蒼水宮山之言了非曲諱豈期思舊鑄此疵累敢曰大儒遂無誤毀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二

明淮揚監軍道僉事諡節愍鄞王公神道碑銘

乙酉 王師南下破揚州閣部史公之死也或傳其已渡江而東故其後英霍山寨猶冒其名或曰突圍出城死於野寺莫能明也幕府監司王公之死亦然是時僕從星散或傳其已縋城逃之淮北者故是時家中猶望其還見於其姻家董戶部德僔之詩閣部之死於南城也以史德威之目見而後信之主公之死也以應參軍

廷吉自軍中歸寄其遺言而後信之嗚呼士君子斷頭  
死國而其事猶在明昧之間令人疑信相參良久而始  
得其真也豈不悲夫公諱纘爵字佑申鄞工部尚書莊  
簡公佐之孫也父某蔭生公亦以莊簡身後恩得官甲  
申試知溧水已而補應天府通判時則赧王方登阼馬  
阮叟張用事公無所見故請赴閣部軍前自効乃以同  
知揚州府監軍而閣部亦內困於讒口外則諸鎮不用  
命待死而已尋晉公按察僉事持節閣部憐公一日謂  
曰時事可知矣君徒死於此何益吾當送君還畱都以  
爲後圖公曰下官世受國恩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

也閣部改容謝之時知江都縣周公志畏亦鄆人也與  
公誓共死登陴分守城破隕於兵嗚呼公志在死卽畱  
都亦何嘗不可死海岸之從容足爲孝陵弓劍之光正  
不必謂定偕馬阮偷生也而公所以不肯者不欲負閣  
部耳不負閣部豈肯負國斯其不媿爲莊簡之孫而有  
光於故國之喬木者不已重哉

聖祖仁皇帝詔修明史已爲公立附傳於閣部卷中顧  
猶稱其故官予以應氏所言參之嘉禾高氏忠節錄乃  
知其已爲監司也公之大節豈在階列之崇卑而權史  
則不可以荒朝之命而沒之公一女適董戶部德偁子

允珂賢而孝通翰墨當公生死譌傳之日昕夕泣血望  
父而死一子兆豸有異才以公之殉於揚也不忍家居  
食先疇終身躑躅蜀岡邗溝之上遂以野死君子哀之  
兆豸詩尤工里中錢退山董曉山關中孫豹人皆推之  
予求之揚竟無傳者公之從孫丙乞銘公墓予故牽連  
附志之其銘詞曰  
喟彼石頭不如廣陵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先公可  
作葆茲家聲

故儀部韋菴李公阡表

順治丁亥吾鄉有五君子之禍其時故家遺老蓋多豫



其謀者及爲夫已氏所告五君子被繫夫已氏謂其客  
曰盈城士大夫讐我矣當一網盡之於是復使其客上  
變次年人日所名捕百餘人而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  
故儀部李公桐爲之渠大訊於杭然里中諸義士尚多  
相與捐數萬金救之其難得解方事之殷同獄思畱身  
以有爲者不能不爲遜詞以對簿獨高李二公誓死嘿  
不出一語旣得出高公歎曰幸脫虎口之中非始願所  
及也論者亦謂當此大厄強項不屈而卒得不死以爲  
大慶而李公曰吾前此不欲隕黑穽耳今得見白日而  
死可矣於是閉氣絕粒數日卒死之家人問遺言張目

不答高公歎曰吾媿之也夫時戊子二月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有二李公諱桐字宗海一字韋菴鄞人前兵部尚書諡忠毅櫟之從弟也崇正丁丑進士釋褐知廣東潮陽縣有惠政時思宗課吏急特旨頒下四條曰脩城隍具器械廣積儲練士卒公課以最暇日重修韓吏部文丞相諸祠更築亭於東山以爲觴咏之地署曰水許取坡公水則許我之旨也尤喜得士潮之生徒爭師之陳文忠公子壯廣之南海縣人也爲公座主亦遣其子上庸師之直指使者薦於朝思宗召見賜以白金且用爲給事中御史會畿輔被兵守令多死宜興當國請以

諸覲更有幹力者暫承其乏或曰首揆恐覲吏入臺省發其陰私故外之公得永清縣永清再被兵村落蕭然居民流轉公還定安集食不下咽讀公所作入境詩皆比之元結舂陵之遺在官十月宜興獲罪公等皆召還再入對議用爲給事中而三月十九日之變作閒關南歸福王之立貴陽當國政以賄成遣人從公索賂不得乃令浙之直指任大成疏糾公欲入之六等爰書以事無所據而止公曰吾求諒於先帝已耳臥家不出踰年而江上師起以薦召爲儀部主事尋復歸又二年而及難嗚呼公當可以無死之際亦豈不欲徘徊事變以爲

後圖其所懼者再辱其身以辱國故決計求死以免王  
炎午之惓惓其可不謂之志士也哉公之死也有子文  
胤亦囚蛟關馬樞六十餘日不相聞有女文玉已孀居  
傾家爲父而前御史禾人曹溶方在杭爲助殮事同里  
萬泰以其喪歸及文胤得脫而公柩至矣家人出公獄  
中所衣毳其毛寸寸落血痕狼籍是秋文胤再下府獄  
竟得不死其後風節甚高浙東稱爲杲堂先生者也葬  
公於東臯之省輿安人邵氏祔文玉年二十其夫溺於  
江慟哭三日躍身入水屍從江面浮出旣喪父削髮爲  
比丘甬上稱爲梵淨師者也又八十年公會孫世法勒

石墓上而予爲之次其略

明嵩明州牧房仲錢公兩世窆域志銘

嵩明錢使君卒於滇中其子萬里歸骨梨洲前輩記其事矣使君曾孫鏗選以爲未盡奉其家藏使君滇中所寄手蹟乞予更志其窆域嗚呼使君以崇禎癸未令滇中之陽宗不半年而北都亡又一年而南都亡滇中亦大亂下邑長吏魂驚魄散無復宦情多棄印綬逃去獨使君撫循疲民不震不動時嘗集諸生鳴琴講經未嘗以喪亂形其草略大吏交薦以考最擢嵩明州牧天南道斷故鄉親從遣人閒行入滇以勸其歸使君復書曰

乙酉之夏江南已無君矣止亭弟尚與孫熊諸公畫江求君而事之丙戌之夏浙東已無君矣止亭尚與諸公航海求君而事之倘爾時吾家居亦當隨諸兄弟後自請効死而況奉先皇之命入滇中雖經喪亂吾君尚在其忍委而去之更何面目入家廟見故人吾豈不知天南之亂已極非特小朝抑亂朝也其不能爲淨土在旦夕閒顧吾但求畢吾之志而已止亭者大學士忠介公使君族弟也乙未五月十二日臨終謂家人曰幸得保茲首領以見先皇莫以絕域爲恨也滇民聚而哭之葬於通海之南山使君先舉三子滇中所攜小妻舉二子

長子先卒仲子隨行而叔子美恭奉母家居卽所稱孝子者也使君之卒家人未知又八年天南大定孝子日夜號咷告母欲求其父而家無一錢奮足出門適有伶人演院本所云尋親記者孝子曰是我也乃習之業成買鼓板一副每逢市鎮輒唱之宛轉哀動行路稍稍得錢則又前行錢罄復住望門唱記數日則又得錢聽者訝其度曲之神不知其爲寫心也遂展轉依人得入粵中而一病於廣東再病於廣南瀕於死者數矣及事湏踪跡茫然遇土人之知者始得使君死問及其葬地而眷屬不知流落何所哀哭無措又遇土人之知者得導

至其舊僕所居始得展使君墓下并求庶母兄弟而見之展轉乞哀告貸又求爲人記室以得傭值凡閱七年始得歸骨嗣是以後鄞人演院本者不忍復奏尋親之曲比之王裒門下之廢蓼莪使君諱士驥字房仲一字道生浙之鄞縣人也天啓丁卯舉人娶倪氏葬於某原孝子字西侯娶徐氏祔葬使君墓下子懿綱卽鍾選父也孝子旣歸父喪以貧出遊卒於山左之濟寧懿綱奉棺浮舟南下中夜聞空中告以速行者卽促舟人鼓棹疾發次晨河水大決直抵揚子江口餘舟多遭衝沒時以爲孝子之報懿綱亦早卒其婦周氏苦節撫鍾選以



有成一門三世名德承承天之報使君以報孝子者多矣其銘曰

嗟孤臣之戀主兮甘心埋朽骨於滇池嗟孝子之求父兮赤手返羈魄於鳳溪碧雞金馬忠孝所依來伴慈烏墓門之栖

明監察御史退山錢公墓石蓋文

退山侍御墓文予既令其子濬恭援司馬溫文正公序十國紀年之例卽用予所作東村集序上石而濬恭以生卒月日子女之未備令予補書予乃援柳州墓石蓋文之例另敘一通以復濬恭侍御諱肅圖字肇一學者

稱爲退山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其世系則故封  
禮部主事鳳午之曾孫知臨江府若賡之孫瑞安訓導  
贈副都御史益忠之子大學士忠介公肅樂之弟以諸  
生倡義歷官監察御史辛卯翁洲之役被俘不屈同輩  
已戮盡次及侍御監刑者熟視忽釋之非所望也生於  
萬歷丁巳八月二十一日卒於康熙壬申十月初二日  
得年七十六歲孺人周氏副室史氏合葬於東吳書院  
山之麓子三長濬恭卽爲忠介後者也次澄恭漸恭濬  
恭嘗謂予曰不肖年十二卽隨先君出而索食每至江  
上先君輒愴悅四顧指謂不肖此汝世父故營所稱瓜

瀝軍者也此故大學士孫公營所稱龍王堂軍者也此故大學士沈公營所稱盛嶺軍者也此故大學士熊公營所稱湖山軍者也又一營介乎龍王堂盛嶺之間故吏部侍郎章公軍也又一營在潭頭最與方國安營相近者故都御史寧紹台道于公軍也此則所謂瓜瀝六家軍者也其夾瓜瀝左右而營者故錦衣徐公啓睿及予之支軍也其夾龍王堂左右而營者故太常林公時對駕部屠公獻宸及南雷黃氏之支軍也其湖山之小營則故侍御餘姚長官王公正中之軍也其盛嶺之小營則故侍御慈谿長官王公玉藻之軍也此皆六家軍

之麾下也其獨當小豎者故義興伯鄭公軍也其在下  
莊一帶者故太僕陳公潛夫軍也其遙駐龜山一帶者  
故尚寶朱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  
軍也其在分水一帶者故都督姚公志卓太僕方公端  
士軍也其控扼富陽桐廬而軍者故首揆張公營也則  
又憤怒而言曰此逆帥方國安營所稱七條沙軍者也  
此王武寧營所稱西陵軍者也語至此則必噉然而哭  
至若翁洲健跳石浦諸藩帥之強弱琅江長垣鷺門諸  
藩帥之順逆先君嘗終夜爲不肖輩言之而惜其時年  
尚少不能強記又曰不肖輩隨先君於淮上時河道制

府斯公眞賢者延先君入幕而先君辭以疾制府乃爲  
假館於外而就諮之然先君終不自得又曰先君臨終  
戒不肖兄弟故國故君之感此吾輩所當沒身而已者  
也若汝輩則不容妄有逆天之念存於其中嗚呼予生  
也晚不及奉諸遺老履絢而世更百年宛然如白髮老  
淚之淋漓吾目前也斯卽見斯文者猶將爲之涕泗不  
已而何況於濬恭兄弟乎哉初侍御歸自海上也杭人  
吳農祥晚出欲爲名高移書謂侍御不當出而爲索食  
之遊侍御以良友謝之及農祥應詞科之辟人多笑之  
侍御曰士之出處各殊耳其渾厚如此今濬恭已爲忠

介後而有子懿藻能追念本生謀爲侍御置墓田以崇祀事是則可嘉也爰卽詮次其語列之蓋上而繫之以銘其詞曰

荒朝柱史東村老農九死不死有此幽宮窮冬木介吾疑爲血淚之所封

明職方主事兼三錢公墳銘

忠介錢公以戊子卒於閩之琅琦其第五弟檢討殉於福安又七年其第九弟推官殉於鄞明年其第七弟兵部亡命發狂而死於崑山君子曰錢氏有四忠焉而兵部有婦稱奇節則又四忠之餘烈也兵部諱肅遴字兼

三其世系見諸兄碑志兵部性樂易喜爲詩亦工書以  
諸生從軍初授監紀未受入閩以薦入樞曹妻安人鮑  
氏方未國難時已納采未及娶而難作閩浙路絕鮑氏  
父兄欲更擇壻安人不可父兄歎曰非不知其不可顧  
錢郎播遷天未必無生還之望安人遽嚙臂出血爲誓  
其家愕然而止己丑兵部從亡翁洲辛卯翁洲破來歸  
始成婚安人之年二十六矣甲午張公蒼水以定西之  
軍入長江兵部挈眷與弟推官閒道赴之張公倒屣迎  
曰段文鸞耶江子四耶尊兄爲不死矣已而師退兵部  
歸乙未翁洲復歸海上兵部復與推官赴之時復潛行

中土結內主之助丙申大將軍宜爾德再下翁洲兵部  
復與推官先期入告未達追兵及之推官死焉兵部亡  
命是時兵部同祖兄弟有通籍者恐兵部兄弟出入焦  
原無已時終爲家門之累頗相齟齬兵部乃挈眷居崑  
山思得閒爲入海計己亥蒼水又入長江兵部又從之  
已而兵敗相失流轉太倉嘉定閒怏怏不自得一日嘔  
血數斗大呼不絕以死得年三十安人勉治殯殮祝髮  
爲尼與長洲殉難忠臣劉公曙之夫人同居一草菴中  
泣血紡績以求歸貲數年始得呼其弟至崑負骨以歸  
或勸以焚化輒哭拒之卒葬之君舅瑞安公墓旁而身



學道於戒珠菴及兄公侍御舉子濬恭乃歸撫之若已  
所出臨終謂濬恭曰我死當葬汝叔墓旁無得用空門  
禮也濬恭乃以命服殮爲合兆焉是時黃山汪侍郎沐  
日亂後爲僧其卒也議者謂當以儒服殮而其徒不可  
蓋泥於侍郎之無遺命也安人之見卓矣安人尼名定  
銘字覺幻嗚呼兵部之百折不回必欲展其初心而卒  
以之畢命亦可哀矣而安人以巾幗芳年矢苦節以報  
之何其烈也濬恭以忠介爲所後父以安人爲慈母故  
兼承其祀而乞予爲文以立之墓上予不敢辭其銘曰  
斯其爲故國之雙雙兮哀魂夜集於冬青之樹鬼車過

之尚知所懼

明監紀推官叶虞錢公墓志銘

忠介錢公兄弟十有二人而推官肅典居第九起兵時諸弟從軍者四人推官年尚少未豫也丙戌從諸兄浮海戊子忠介殉於琅琦己丑叔兄檢討殉於福安推官展轉閩浙之間庚寅從亡其保翁洲始有監紀推官之命翁洲內附之後又五年卒以義死嗚呼何錢氏之多奇也推官故吾全氏壻未及娶而航海及歸卒不克娶而死其年僅二十六歲嗚呼錢氏故世受國恩然忠介仗義於天地崩裂之中者四年足以報矣檢討抗守孤

城接踵喪元亦足以嗣其兄矣推官似亦可以無死而卒死之其殆有幸於得死而恥託於可以無死之說者耶其亦異矣推官之仲兄侍御有哭推官文顧嗷嗷不敢詳其事予嘗以問之先君則曰翁洲以辛卯破甲午推官與其叔兄樞曹航海復入閩南諸島因同蒼水張公入長江乙未蒼水居翁洲推官兄弟復赴焉然又時時入內地以諜消息丙申中朝遣大將軍宜爾德帥師再入海推官方與樞曹渡海告警追騎至樞曹得脫走而推官被執帽落髮穆穆然周臂會大雨騎入村廟飲醉臥土人至者問知其爲忠介弟競憐之或遂欲脫

其械導之走推官乃昂首歎曰吾亦安可以頻辱哉謝遣土人呼騎起偕之鄆之三江口不屈而死時丙申七月十有一日也嗚呼推官欲逐虞淵之日勢不至化爲鄧林不止卽令是時得脫虎口亦終難必其免於死也終於難免則不若早從其兄於天上之爲愈矣此推官之志也顧如土人者殆亦山谷中有心人乎推官當蹈海時猶挾忠介遺集以行尤可悲也近者忠介嗣子濬恭以先集來因與予語及諸父死節諸佚事予舉舊聞以告之濬恭喜其歲時之覈足補家傳之闕請援檢討大招之例并爲推官置兆域而皆摘詞於其石推官諱

肅典字叶虞其世數見諸兄碑志不復具其銘曰  
不降其志懼負其兄不屈其節懼累其生所惡有甚於  
死者相與羽化而同升

明錢八將軍墓表

故太保閣學忠介錢公有同七世祖弟肅繡字文卿世  
所稱錢八將軍者也錢氏爲吾鄉望族世用簪纓禮樂  
著無以勇力見者太保尤孱弱而文卿獨力扼虎射命  
中飲酒可數斗飲愈醉膽愈壯仰天振纓意氣橫舉太  
保起兵其同產弟從軍者四人從子一人又族弟二人  
曰肅文肅度忽於衆中見文卿仗策請自効太保以其

恃勇恐至蹉跌過之不許列名文卿變姓名注藉諸將  
幕下及太保親誓師見之駭曰汝必欲隨征耶江上出  
戰文卿爲先茅浮白大呼挺矛直前嘗中利刃腸出不  
及納一手攬之一手椎闕不止卒連斫二人仆地始得  
還營一軍皆驚而文卿意氣自若其時太保軍中多魁  
士如江子雲王征南皆百夫之特而文卿以兄弟尤勤  
於護衛幾如魏武之有許褚也顧大保時時憤諸營濫  
邀爵賞爲偏裨樹恩澤故文卿在行閒積功甚多而官  
止參將嗚呼吾讀諸史北齊之彭樂唐之郭琪皆臨陣  
腸出以爲代勇悍若此近則攻臺灣時藍理亦以此得

大用而文卿以一書生同此奇勇則幾幾乎過之乃僅  
効其長於燭火之一隅兵解以後窮老桑麻之間掩關  
不敢輕出惟恐爲霸陵之尉所呵而日飲無何鬱鬱以  
死身死之後世亦無復知之者悲夫文卿事太保甚謹  
是時淡巴菰初出然薦紳士人無用之者文卿一見好  
之太保見而怒鞭之文卿惶恐扶服謝過太保撫之而  
止嗚呼斯其所以爲忠義之子弟也耶太保嗣子潯恭  
以予銘其家先德之備也請并爲文卿表之其銘曰  
扼毒龍斬赤豹萬戶侯安足道乃數奇投海嶠老失職  
嗟不弔我銘之表忠孝

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銘

錢忠介公之起事也幕下列將較盛於張熊孫沈諸家故其中多健者而忠介所恃莫如江都督子雲都督諱漢其原籍爲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曾祖某祖某父某黃山巨室推江氏而多以商籍入浙都督由是家錢唐膂力雄捷視瞻瑰偉居然將種也相傳都督之生太夫人夢有金甲神臨之故都督生而不凡亦頗以此自奇丙戌挈家而東詣忠介軍門請自効忠介大奇之拔置諸偏裨之上授以都督僉事總兵官忠介故未嘗習軍旅在江上每日戎服登舟鳴鼓放船都督指麾旣畢則



畫諾焉及浮海至長垣再出師七閩震動樓船幾下福州都督之功爲多馮侍郎京第之乞師日本也願得都督同行忠介遣之旣歸曰東師必不出也聞者不信爭叩之對曰他日請念已而日本果愆約忠介旣卒都督旁皇無所之而太夫人尚在鄞乃變姓名來歸因定居焉日與諸遺民賦詩以寫其磊砢每語及忠介則淚淋淋下辛卯姚江王督師梟首城西門陸副使宇燝謀竄取之訪於督師之故卒其人曰非得江都督事不諧副使亟以情告都督曰請以中秋日待我城下時都督家居幅巾深衣不執弓矢屆期忽紅笠披短後衣縛袴挾

健兒數十揚揚而出家人駭之而城禁方嚴都督徑登之守者以爲關東新將也趨叩頭惟謹旣見所梟首忽怒目視曰是吾仇也亦有今日乎拔刀擊之首墮城下遂循雉堞周行縱覽濠水守者隨之廩廩而副使已抬首去是日也城外方競渡遊人目炫無見者都督之出奇應變大略如此都督旣居鄞無以自給種蔬爲業諸遺民竭蹶周之四壁無長物惟餘忠介所贈寶刀一具而已病亟先贈公往視之都督咄咄曰金甲神不靈耶先贈公曰神或卽錢王二公之讖也都督歎曰然則吾何望矣於邑而瞑都督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

葬於某鄉某原其銘曰

桓桓神勇布衣從戎故人其誰宰相魯公魯公旣死朱  
鳥哀號誰憐蕉萃爲賦大招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王公神道闕銘

古今來節士遭逢人倫之變進退俱難者蓋多有之趙  
苞勢不能復顧其母祇應以一死自謝終爲恨事徐庶  
之從魏先儒不以爲非然夷攷之則庶竟仕魏無乃違  
其初心豈方寸卒不自主耶姜維自負遠志長往不顧  
亦未爲得獨周虓叱秦始終不可屈節一奔漢中再徙  
朔方可謂烈哉至吾鄉王都御史而益奇浙東之債事

也同里王公翊與公結寨四明山中先是畫江而守二公連名上書監國請募沿海義勇勤王自効師甫集而王航海二公遂頓兵四明之杜輿以爲海上聲援海上之人呼之曰東西王以別之西王公主兵東王公主餉當是時浙東之師雲起由寧紹以至台處所謂山寨者相望也旣以不練之兵烏合復無所得餉四出劫掠居民苦之御史李公長祥在東山翰林張公煌言在平岡且耕且屯最爲居民所安而孤弱不能成軍獨西王公招兵最盛而公善理餉計山中屯糧所收不足親往民家計其產用什一爲勸輸以忠孝感動之有額外擾民

一粟者必誅又時遣人入內地結連遺老致其屏屨之  
助故杜輿一軍之強甲於他寨侍郎馮公京第御史張  
公夢錫遂合軍來守大蘭公總司三營之餉浙東列城  
畏之如老羆當道而胥吏不復下鄉催租於是山中之  
民益樂輸監國之居舟山非此一軍莫能安也庚寅  
大兵決計下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絕其援兩軍由餘姚  
奉化會於大蘭而游騎分道四馳馮張二公死之西王  
公避入海公亦走大帥劫公太夫人以招之公乃盡薙  
其髮以浮屠服至杭時大帥方議勞來故國遺臣得公  
喜甚盛爲館帳如幕府而防閑之未幾太夫人以天年

終公忽買一妾昵之甚於是夫人晨夜勃蹊詬誶公乃  
控之吏而出之夫人亦攘臂登車歷數公隱微之過而  
去隣人駭焉一日公遊湖上防守者以其妾在不疑而  
公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以術脫其妻也公旣脫攜  
其夫人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張名振請爲監軍甲午  
引師入大江抵燕子磯望祭孝陵題詩慟哭而還乙未  
名振卒海師復下舟山張公煒言駐軍焉時有沈調倫  
者復起四明山中來迎公乃赴之山人聞公至壺漿  
以迎者如蝟浙東大帥方以舟山爲急聞公至謂山寨  
且復爲舟山犄角急攻之公中流矢卒公卒而舟山復

破公諱江字長升原籍紹興府餘姚縣遷慈谿縣之葉  
輿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李氏公少蹇於制舉其起兵時  
尚未爲諸生也嗚呼豈料公之所樹立一至此哉初授  
戶部主事改戶科都給事中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  
右副都御史公之卒也部卒竊其尸歸葬葉輿同時李  
公長祥散兵隱山中江督郎公廷佐於浙東物色得之  
亦盛以禮致焉居之白下其實羈之也李公亦買一姬  
朝夕酣歌恆舞窮盡荒樂郎公稍稍薄之謂其懷於此  
土諒無他矣一夕行遯大索卒不可得李公踪跡頗與  
公不謀而合而公末年更多起兵一節則幾過之矣公

之事已詳於黃氏四明山寨記吾友鄭性令予爲其神道之文乃卽據黃氏所紀而刪補之其銘詞曰

神龍見首必護其尾有時螭屈終於鵬徙縱見其尾孰見其髓吁嗟王公死而後已亦有侍御斯人敝屣

明故太僕寺少卿睂仙馮公神道闕銘

公諱元颺字沛祖別號睂仙浙之寧波府慈谿縣人也太常卿若愚子工部司務季兆孫封布政使燮曾孫太常子三長元颺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次元颺兵部尚書而公最少馮氏於慈谿代爲冠冕家而津撫兄弟尤以盛名見重於世時有大小馮君之目浙東自沈朱二



閣臣而後聲息不與東林相接至大小馮君出而操東林之柄士子欲自附於清流但得大小馮君一言則雖以碩儒如戴山漳浦亦無異論公於其時步趨二兄之側所聞所見莫非奇節偉行而公不甚自暴白也崇禎壬午以順天貢士待試春闈時寇禍亟思宗倚任尚書與戶部倪公調兵調食委以心膂而猜疑未化謂尚書在中樞其兄又爲畿甸開府未必能盡潔身苞苴之外思有以嘗之一日已晚忽有人叩尚書邸求見尚書以事先顧左右請三相公出見之謂公也公出則其人以三千金求一邊帥缺公怒標而出之以告尚書尚書喜

曰眞吾弟也次晨尚書入朝思陵迎笑而語曰卿家三相公眞卿弟也尚書駭愕乃知昨夜之以三千金來者上所遣也津撫聞之亦大驚而於是三相公之名繼大小馮君起是科公以五經成進士時尚書爲國理樞務日憂日瘁又內懼思陵猜疑之跡遂成沈疾思陵疑其僞託久而知之乃得假歸而謗之者終以爲避禍而去津撫進南遷之策旣不得達京師遂陷津撫誓師討賊監司內叛自拔南歸江左清議亦頗以臨難不死加責備於是大小馮君相見於杭執手流涕共約赴南都請復仇自効而赧王方翻逆案東林黨人概置不用甲申

九月津撫與尚書十日之中相繼以鬱鬱死尚書臨終  
謂公曰吾無以慰伯兄未遂之志矣汝其勉之公號咷  
曰敢不爲國盡死公以丙戌之春赴南都授兵部主事  
已而靖南伯黃得功出討左兵請監其軍乃改上江兵  
備僉事持節視蕪湖軍蕪湖告捷而大兵渡江赧王  
蒙難公跳身至錢唐則潞王迎降乃歸慈水會沈公宸  
荃起兵公大喜告於兩兄之靈而行江干進公太僕寺  
少卿公輸家財以充餉而江干又破公歸哭於兩兄之  
墓曰國事今已矣賴宗社之靈或可以一綫支兩兄其  
冥助之不然弟當蹈海而死更不得展拜先墓矣遂赴

翁洲時翁洲爲威南侯黃斌卿所守公至問以監國消息則曰前數日已入閩公呼天長慟公以貴介子弟少未嘗遭困苦至是驟加憂憤神氣俱索終日望海咄咄不數旬而亦病病甚不肯進藥斌卿往視之公張目曰下官累世竝受國厚恩而先伯仲尤爲國家元老先伯仲耿耿之志未遂而死將以望之下官而今又死天也言訖而瞑嗚呼以予所聞公兄弟三人之生平而論之津撫老成忠謹則有餘而稍嫌才短尚書才足辦事而或言其過於博大然要之皆正人也津撫之不死於津與尚書之聞變而未死其意原欲以有爲乃南都諱言

討賊於是二公悔當日之不死而卒以死自明此則心跡之昭然者也然使二公少更濡遲以及畫江之日則必出而有爲其出也究之亦歸一死則前日之志得申而天下後世無異詞故論者惜二公之死稍晚而予反嫌二公之死稍遽試觀公以甫經釋褐之進士流離海外視死如歸夫孰非二公之志也哉公生於萬歷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得年三十二歲夫人某氏子某自公歿後翁洲遂成域外又四十餘年而始得歸葬先塋之次又四十餘年而予爲之銘其詞曰

東林黨人大小馮有志未遂長負恫誰其竟之三相公

野棠猶映棣萼紅

鮎埼亭集外編卷五終